

何新古经新解

诸神的起源

本书在200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一版，当时极为畅销，被认为揭示出罕为人知的远古中国太阳神宗教秘密。但是书中的观点，特别是作者所应用的「从语根出发解读文化和历史」的新训诂学方法，也引起了主流学派的争议和愤怒。《历史研究》、《中国语文》等权威杂志刊文批判此书。何新也发表了反批评。

但是，此书十八年来已在国内发行五种版本，在海外，已被译成日文、韩文版本。在台湾也有多种海盗版本。这证实了此书的生命力。无论人们赞成反对之，此书都已经成为代表八十年代中期「人文考古学」的一部经典力作。

何新◎著



何新古经新解系列·第五卷

诸神的起源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新古经新解/何新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1

ISBN 7-80009-692-0

I. 何… II. 何… III. 经籍—注释 IV. Z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9617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时事印刷厂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73 字数: 182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0 元 (全 6 册)

何新古经新解系列

总序

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的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三《礼》是中国制度之源。《内经》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与古书在过去的上千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解读。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难以正确认识、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产物。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做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会出版我在1983—1999年这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批札记中汇集着我的思考线索、文献考古资料和研究脉络,希

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做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养庐雨辰斋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面对 21 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启始和文明滥觞时期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鯀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宿命的不服。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也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更是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和化身吧？！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中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来乃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古老的英雄传统。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即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民族得名源于重华，太阳。“大汉”得名源于天汉，即银河。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我研究上古文明的目的是“寻根”

—

本书第一版于198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到今年(1996)正好是十周年。当时慧眼赏识此书的是资深的老出版家范用先生。是他促成了本书的出版。初版印行三次,发行了近三万册。1988年此书修订后易名《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此次所出已是第三个版本。

在海外,本书由后藤典夫先生译为日文,洪熹先生译为韩文。在台湾,我见到过此书的两种海盗版。^①

此书出版后对正统史学界冲击之大出我意料。也因此,所遭受排击之强也出我意外。若干权威杂志不惜版面著文批判^②。而对我的答辩则或删削,或拒刊。本书所附录的答张猛君的文章,是当年被拒的一例。质疑者常喜指摘此书有所谓“硬伤。”在我的答文中回答了几个被猛君们责为“硬伤”的问题。今日观之,可征一笑。

王震中博士君在某权威刊物以头版头条地位力抨此书的离经叛道。重点罪名是:第一他断言古华夏无系统的太阳神崇拜和生

① 日本东京树花舍书店,1999年版。韩国东文选书店,1992年版。

② 如《历史研究》、《中国语文》。

殖神崇拜,第二他也认为此书存在所谓“硬伤”。

关于博士君指摘的“硬伤”问题,后来该刊刊出了我引经据典的答复,未再见到此君的诘问。那么看来未必是我的“硬伤”,却可能是博士君阅书尚未广。至于我所说的古华夏存在太阳神生殖神崇拜问题,在此书出版之后诸新论之出已如雨后春笋,以至远古中国与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幼年期一样,曾存在系统的太阳神生殖神崇拜在今日殆已成乎定论。在本书出版之后,国内学术界亦形成了以人类学、符号学方法研究中国上古文明的热潮,以及研究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热潮。

二

在本书中,我在现代学术中首次大胆提出,“伏羲”及“黄帝”初义均是太阳神之名号,太古华夏曾存在以太阳神为天地主神的宗教。这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离经叛道之说。因为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曾断然指出:中国古代无日神崇拜。除少数学者如丁山外,很少有人反对郭氏的这一观点。

但是在写《诸神的起源》时,我对太古天文学的认识尚属浅薄。今日观之,书中一些论点确有修正的必要。此后更深入的研究使我认识到,天文学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中国古代具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天文学深刻地影响、渗透于古华夏之宗教、哲学和政治。

太古华夏的宗教观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古人对天文现象认知的不断深化而演化着的。大体说来,存在如下一个演化系列的轮廓:

第一阶段,即是以太阳神黄帝——伏羲为中心,以其配偶司月女神,即雷、电、雨之神嫫母(即雷母)女娲为副神,作为天文界的主

要神灵。这是太古华夏宗教中的太阳神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华夏文明的最初诞生。太阳神系统宗教的产生,是以高度发达的天文历法科学认知为基础的。在这一宗教阶段上,华夏民族已经大大超越了所谓图腾崇拜的原始巫术形态信仰。

此期古华夏已发明以太阳神为“大辰”的十月太阳历法及涉及大规模地理区域的观象授时制度(遗迹存于如《夏小正》、《管子幼官》)。^①

三

太古华夏文明的太阳神崇拜阶段,时代贯穿了自伏羲至炎黄帝的数千年时代(据《帝王世纪》)。跨越于自渔猎发明(传说为伏羲发明)到由采集而种植(神农时代),直到大规模畜牧及垦殖(黄帝、炎帝)的一系列经济时代。从而伴随着太古华夏文明的整个起源。

而原是图腾动物的凤凰(原型为鸵鸟)与龙(原型为大鳄与海鲸),在这一宗教宇宙观中,乃升格成为体现宇宙阴阳观念的两大抽象宇宙神灵。对太阳神,即晴日之神,以及其配偶太阴神,即雷电雨神的信仰,正是形成后来影响中国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哲学的原型。(近代人梁启超仅据《国语》片段书语认为阴阳观念晚出于春秋战国之际。此乃片面之论。实际阴阳之观念贯串于《易经》,可以相信早在伏羲时代即已发生。河南濮阳出土新石器时代墓中,东西分列龙虎,所体现的也是日/月即阴/阳观念。)

^① 参阅《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四

然而,一些海外学者(如张光直等)见不及此,从其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意识形态出发,鄙视华夏古文明,对早期华夏文明采取诬蔑性的低估。他们否认夏王朝的历史存在。将文明灿烂其系统平整,历史意义绝不低于希腊罗马的商帝国,贬低为以巫术文化为特征的次丛林即准野蛮文明。此辈秉承胡适倡导的世纪初疑古派的余绪,对六经以来传承有自的太古华夏文明采取否认和鄙视的心态,一概贬之为战国秦汉人的伪造。实际上,本世纪中国考古的辉煌成就,已以一个又一个铁的事实证明此辈疑古派的荒谬。例如甲金文中早有证据证明伏羲(“东方曰析”)、黄帝、女娲(在甲骨中记为娥),帝夔、尧、舜、禹、汤及夏启的实存,证明《尚书》等上古经典的可信性。但对此辈只相信西方爱琴文明为人类文明本根和正统的疑古派来说,这些证据概可以视而不见。对他们来说,不仅五帝三皇概不存在(“五帝”一辞多次出现于甲骨文中),夏王朝也不存在。中国文明至晚于西方,直到殷商才形成一种次野蛮形态。因此张光直辈总是乐于将殷商王朝的辉煌宗教文明——绝不低于西亚南亚及希腊罗马的上古华夏文明,比附于亚非地区一些落后粗陋的丛林原始文化,将华夏古宗教贬低为仍近同于原始萨满教及图腾化的低级巫术形态(张著《中国青铜时代》)。这不仅凸显其个人的浅学,而且反映了考古文化中的西化主义思潮。

五

在太古华夏宗教意识演进的第二阶段,中心宇宙神乃由单一的太阳神,发展成多方位的太阳神系列,即“九阳”或“十阳”。

在甲骨文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宇宙中心神的观念,此即作为天文轴心的“上帝”、“太一”或“太极”。而太阳神及其配偶,则成为主持四方、运转四季的四大方位神和四位季风之神(合计九位)。继之再演化为五帝五臣(合计为十位神,见《礼记》及《九歌》)。在后一宇宙体系中,五大行星被看作上帝及日神的使臣,而并金木水火土为抽象的物理象征。这也就是五运、五行观念的起源。

在传说中羿射九日的神话正象征着太阳神中心地位的衰落。由太阳作为宇宙中心神到多方位太阳神的宗教观念演变,反映了太古人类对太阳运动认知的深化,即由直观中的太阳中心(太阳周日运动与周年运动的视觉合一),向复合化太阳天文运动及黄道运动的推理认知的理性深化。

其后即进入了古华夏历法上一个多元化发展(试验)的改革时期。作为季节历法定位坐标的所谓“辰星”,亦呈现为不仅有日、月,且包括北斗、大火及水星等多种恒星、行星的非常多元的不同座标系统。

天文观念及宗教的这一系列大变革,可能发生在殷商后期及商周之际。

六

周初改历,曾实施以四分月象计日的太阴历法(王国维、马承源说),表明月神曾被周人看作司天之大辰。作为月神之行舍的二十八宿的观念或亦于此时发明。

但春秋以后,北极神终于取代太阳神和月神,最终成为主持宇宙的中心大神。此即“太一”、“太极”以及后来天道教的“玉皇大帝”(耀魄宝)。

这是古华夏天文观中的一次重大革命(“革命”一词在典籍中

的本义,即更改“天命”,所谓“天命”本义正是指“历法”)。

由上述可以注意到,中国上古及古代的全部基本哲学和宗教观念,均与天文观念密切关联。例如所谓“道”的观念,即来自对天象观察而得的周期性概念。又如:

对太阳每日东升西落(地自转及太阳周日)这一最切身周期的观察,产生素朴的太阳神概念。

对月由阙而复圆的周期观察,及月相与气候的关系,特别是在进而发现这一周期与女性生理周期也存在关系时,古人必然产生对月神的敬畏观念。

而对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节的周期和行星周期的观察,导致对天球轨道多元性的认识。当古人认知了在天球上太阳并非中心,而黄道的中心是北极时,天道的观念即不可能不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了。

实际上,所谓“三正”,所谓“三皇”(据《说文》,“黄”是古文“光”字),就是天文中的日、月和太极(北极)这三大光明神灵。而五帝,则是五行之神,即循环于天空的五大行星(五运)的人格化身。

(对以上概述的这一演化进程,我将在关于《易经》一部的研究中,系统地就太古至先秦华夏天道观念的这种变迁历程进行研究。)

七

20世纪以来,一种外来思潮误导了上古史的研究,此即胡适所倡导而为“古史辨”派所实践的疑古主义。这一思潮尊奉美国杜威的哲学实用主义为圭臬,而对古华夏的历史文化,包括传承有序的上古文献,采取了基本全面抹杀进而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殷商以前的华夏历史——包括《史记》、《左传》的记述,都被认为是秦

汉人的伪造而不足信,此即所谓“层累地伪造的上古史”(参看《古史辨》第一册)。在此派“辩伪者”的笔下,不仅上古华夏历史及文明被涂抹成为一片空白,而且作为历史第一王朝的夏帝国的存在竟然被否定,其英雄始祖禹则被认为只是一条虫(而不是一个有实体的名号)。华夏文明五千年的文献记载起源被认为均不复可信。这种疑古的结果是,从《尚书》到《左传》均被基本否定其记载的可信性。因之作为人类世界最古老最辉煌文明的华夏民族,当前竟找不到一部可信的、记载自身起源的文献历史。

然而我们知道,西方民族没有严肃的史家会抹杀《圣经》史学及史料的意义,也没有人会否认荷马史诗的历史价值;在东方,日本人也从未否定过他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尽管人们知道那里的许多记载也是传奇和神话。事实上,除了鄙视华夏者,没有一个具有文化自尊的民族会对其民族先祖的历史采取疑古派那种可耻的讥嘲、冷蔑和虚无主义一概抹杀的态度。

实际上,从古华夏的宇宙从“浑沌之气”即星云中起源的猜测,到女娲、燧人、庖牺、大庭、炎黄的传说,其中虽杂有神话,其真相却也与考古学及人类学发现的人类文化演进系列相距不远。而本世纪以来在中国国土上一系列伟大的考古发现,已可证明中国古陆存在持续达一万年以上的文明发展系列。且其历史比传说还要久远而辉煌;其对于人类文明的成就和贡献,绝不亚于西亚、南亚的古文明,更毫不逊色于晚得多的希腊罗马文明。

现在,是把太古华夏文明从疑古派在世纪初叶所播下的谬说之雾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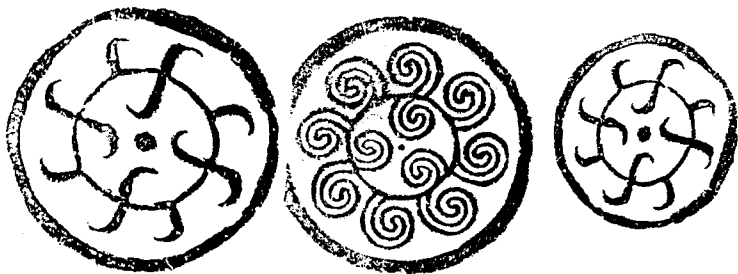
因之本书,及其已出和将出的若干续集(《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爱情与英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所作的都是一种“寻根”的工作。但是寻根的目的——我研究及重新诠释上古文明的目的,所欲从事的绝不仅是一种单纯发掘和复原

的工作；而是着眼于未来——我深信作为伟大华夏英雄先祖的后代，中华民族有资格拥有一个更光辉的文明未来！

八

在这个新版本中，我以附录形式收入了此书初版出版后发表的一批论文。其中对龙凤问题、扶桑问题及神话与古语言学的关系问题，都作了更深入的探究，并修正了本书原来的论点。黑格尔指出：“真理是一个过程，”即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以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其若干结论，而在于它记录了作者探索上古史真相的思考进程。

何新 1996.7.5



汉瓦当中的太阳与星云

初版序

本书的目的是,以研究中国上古太阳神崇拜的问题为主纲,初步地、但也力求系统地探求和追溯中国原始神话、宗教以及一些基本哲学观念的起源。

太阳神崇拜,乃是远古时代遍及东、西方(包括美洲在内)各大文明区的一种原始宗教形态。本书将证明,在中国上古时代(自新石器时代到早期殷商),也曾经存在过日神信仰。虽然这种信仰在商周以后就逐渐沉没于较后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但是其痕迹和遗俗,却仍然比比皆是。这里不妨举几个小小的例证。中国古代用于天神人君的最尊贵称呼,如:神明、灵明、明保、皇、昊、天、华(晔)^①等,多与太阳神信仰有关。

在商、周金文及《诗经》、《尚书》中,常以“丕显”或“不显”一词尊称上帝及天子。如:“不显天子”(克鼎)，“丕显大神”(诅楚文)，“丕显皇祖考”(番生簋)，“丕显文王”(孟鼎)等等,而丕显,正是大放光明之义。《诗经》毛传:“丕,大也。显,光也。”故丕显,即“大显其光辉”。(郑玄亦同此说)又,“明德”一词,《诗》《书》及金文中常见。此词的涵义,在《楚辞·大招》中讲得很清楚:“名声若日,明四海只。德誉配天,万民理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就是说,像

^① 晔,“古音读忽,与煌双声,义为光明之盛。”(丁唯汾《方言音释》卷十二)《尚书》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义文章光华之大。”

太阳一样光阳就叫明德。这个词在远古文化中，乃是一种极神圣的价值观念。

所有这些，实际上都与对太阳和光明的崇拜观念密切关连。而历来被崇奉为华夏民族始祖的伏羲、黄帝，就其初义来说，亦都是太阳神的称号。

伏羲即“太曦”，黄帝即“光帝”。至于炎帝，其初义虽是火神，但后来也被认为是太阳神。（《白虎通·五行》中曾谓：“炎帝者，太阳也。”）《周礼·冯相》：“冬夏致日。”《左传桓十七年》：“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案“底日”亦即“致日”。（《尔雅·释言》：“底，致也。”）

“致日”，即迎日出而祭拜的仪式。更有意思的是，在战国时楚地的祀神曲《九歌》中，太阳神同时以两重神格受祭。第一次是作为周天最高之神——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东皇太一”，而第二次是作为众灵之一的“东君”。盖楚国承殷商之后，是一个以太阳神为高祖的国族（“帝高阳之苗裔”）。

“楚之先祖祝融……亦即丹朱，本为日神”（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所以典籍中说他“能光融天下”，“淳耀敦大，天下昭明”，即所谓“有昭德”。所以楚王族昭、景、屈（即胙^①），均以太阳光命姓。故《说苑》记：楚俗拜日，故楚盛服、羽衣、翠被。

又楚国号“荆、楚”，旧咸以为山草之名，实际上，荆山在《山海经》中记作“景山”^②，而“楚”字在陕西周原卜辞甲骨文及金文中（见《楚公钟》），字像日在林中之形。《国语·郑语》记：“唯荆实有昭

① 《淮南子·天文训》，日初始出称“胙”。胙、屈二字一从月，一从尸。月、尸二字古形极相似，疑相窜乱。旧说屈氏以封屈为姓（楚辞王逸注）。此说近人多有疑者。“古今无任何记载能表明屈原受封之屈在什么地方。”（《文史》第25辑，第223页）

② 《山海经·中山经》：“荆山之首曰景山。”《左传》庄公十年：“荆，楚本号。后改为楚。”